

邻居带他破郁闷

□ 明前茶(南京,媒体人)



同事晓梦的先生长年在深圳工作,她生了女儿之后,母亲不得不从城北赶到城南,成为带娃主力。这样一来,晓梦刚退休的父亲事实上就落了单。一开始,他只会做蛋炒饭和煮阳春面,袜子放在哪里也要打电话来问,母亲不放心,便委托老邻居、也是丈夫的钓鱼搭子们去看顾一下老伴:“晓得你们都是厨神,抽空教教我老王。让他不要一个人过日子就糊弄,天天吃阳春面,吃得两颊干瘪,双眼无神,瞧着也让人心疼。”

老邻居们这才发现,老王以前钓

来的鱼,都是老伴收拾的,会钓鱼的人竟然不会做鱼,这还了得。当天,两位邻居就按老嫂子的吩咐,前来教授厨艺,接着,为了防止老王无所事事地在家睡懒觉,邻居们经常在窗口喊人:“机器人博览会今天开门,一起去开眼界啊。”“新庄那儿有茶叶博览会开张,相约去试茶啊。”“我们要去东郊走山、吃素面,快换上球鞋,一起出发吧。”

出门半小时,老王便感觉到老邻居拉他出来,真是出于好意呀。在东郊,邻居们带着他识别各种野菜、开

花灌木和飞鸟,带着他走野道、访古迹、登山岗。老王第一次发现,在东郊的山林里,埋葬着那么多能人志士,有的墓碑如此谦卑狭小,周围只有香樟、槐树和橡树在散发着冷冽清幽的气息。风一来,山中的竹子和乔木发出吟唱,犹如缓缓的蒙古长调,里面蕴含着对生命的眷恋和浩叹。

前面带路的老伙伴边走边劝他:家中来了新生命,全家人的生活格局都必然打乱重组,与其闷在家里自怨自艾,不如放开心怀,要知道,世间事大抵如此,“山不过来,咱就过去”。



目送

□ 崔立(上海,公务员)

早上我出门,猫像感应到一样,迅速从它专注看鸟的窗台跳下来,蹲在了门口,眨着一双如圆珠般的大眼睛,像是要目送我。

刚来的时候,它还是个小不点儿,一进门,马上躲在了沙发底下,猫粮摆在外面,它也不敢在我在的时候跑出来吃。直到来了后的第三天,猫开始试探性地看我,发觉朝它微笑的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恶意,遂再从沙发底下,慢慢地探出了头,探出半个身子,再整个都出来了。

猫一开始还上不了窗台。窗台上

被一层薄薄的窗帘挡住了,挡住了隐私,也挡住了猫要上窗台的通道。猫还是探头探脑,跃跃欲试着,又一脸上不去的茫然表情。我把猫抱起,又掀开两片窗帘中间的合拢处,将它放在窗台。窗台上站了有一会,猫局促地在上走来走去,像是要下来,又被窗帘挡住不知怎么下来。我又拉开了窗帘的合拢处,猫哧溜一下就下来了。后来,我见猫用爪子打开窗帘的合拢处,熟练地爬上阳台,过一会儿,又熟练地打开跳下来。

我离开时,猫是目送。我到家打

开门,猫趴在门口,迎候我。黑暗中的猫的一双大眼睛,居然还可以反光,像蓝色的琥珀一样。

我从老家离开时,母亲从来不会目送我。母亲常常漫不经心地说,走就走吧,走了又不是不回来。然后,母亲就去忙她房前屋后的几垄菜地,像是永远都忙不完。那天,我准备开车离开,又想起一个事没和母亲说,就去了屋后。母亲正给一株株刚种下的青椒秧苗浇水,秧苗喝着水,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。阳光下,我看见母亲眼眶里的水滴,亮闪闪的。